

明清十大家尺牘

508272
508286
一
五
無
函

顧亭林尺牘目錄

與友人論門人書

與友人辭往教書

與友人辭祝書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與公肅甥書二首

與潘次耕書

答徐甥公肅書

與史館諸君書

規友人納妾書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答湯荆峴書

與李中孚書

與王山史書

與施愚山書

答汪茗文書

與戴楓仲書

與李星來書

答李紫瀾書

答曾庭聞書

復陳鵠公書

復張又南書

與三姪書

與楊雪臣書

與戴耘野

與潘次耕

答毛錦銜

與毛錦銜

與李霖瞻書

與王虹友書

答次耕書

與次耕書

答子德書二首

與李湘北書

與友人書二十五首

與葉訥菴書

與李中孚書

與周籀書書

顧亭林尺牘

與友人論門人書

伏承來教勤懇懇閱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為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立名譽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願也若乃西漢之傳經弟子常千餘人而位高至公卿下者亦為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歟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祿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學干祿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而況於今日乎今之為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為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傳之非一世矣矧納貲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為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從業者百人之中尚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為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錄之刻堆几積案殆於瓦釜雷鳴而叩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說也於此時而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穀率若徇眾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為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夫道之污隆

各以其時。若為己而不求名。則無不可以自勉。鄙哉硜硜。所以異於今之先生者如此。高明何以教之。

與友人辭往教書

羈旅之人。疾病顛連。而託跡於所知。雖主人相愛。時有蔬菜之供。而饗殮一切自給。在我無忤於彼為厚。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赴張兄之請。則事體迥然不同。必如執事所云有實心向學之士。多則數人。少則三四人。立為課程。兩日三日一會。質疑問難。冀得造就成材。以續斯文之統。即不能盡依白鹿之規。而其遺意須存一二。恐其未必辦此。則徒鋪啜也。豈君子之所為哉。一身去就。係四方觀瞻。不可不慎。廣文孫君與弟有舊。同張兄來。此劇論半日。當亦知弟為硜硜踽踽之人矣。

與友人辭祝書

昨見子德云。明府將以賤辰光臨。賜祝竊惟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郢之故臣。乃言初度。故唐文皇以劬勞之訓。垂泣以對羣臣。而近時孫退谷張簫山著論。欲廢此禮。彼居常處順者。猶且辭之。况鄙人生丁不造。情事異人。流離四方。偷存視息。若前史王華王肅陸襄虞荔王慧龍之倫。便當終身布衣疏食。不聽音樂。不參喜事。即不能然而又以此日接朋友之觴。炫世俗之目。豈不於我心有戚戚乎。知我者當憫其不幸而弔慰之。不當施之以非禮之禮。使之拂其心而夭其性也。用是直據衷曲。布諸執事。惟祈鑒之。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天生豪傑。必有所任。如人主於其臣。授之官而與以職。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亂。使遂溘焉長逝。而於此任已不可謂無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為稍能任事而不遽放歸者也。又敢怠於其職乎。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於秦隴者。苟能行之。則陰德萬萬於于公矣。請舉秦民之夏麥秋米及豆草。一切徵其本色。貯之官倉。至來年青黃不接之時。而賣之。則司農之金固在也。而民間省倍蓰之出。且一歲計之不足。十歲計之有餘。始行之於秦中。繼可推之天下。然謂秦人尤急者何也。目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尚能支持歲月乎。捐不可得之虛計。猶將為之。而況一轉移之間。無虧於國課乎。然恐不能行也。易曰。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至於勢窮理極。河決魚爛之後。雖欲徵其本色。而有不可得者矣。救民水火。莫先於此。病中已筆之於書。而未告諸在位。比讀國史。正統中嘗遣右通政李畛等官糴米。得銀若干萬。則昔人有行之者矣。特建此說。以待高明者籌之。

與公肅甥書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甥宜三復斯言。不貽譏於後世。則衰朽與有榮施矣。此中自京北抵二嶺。皆得雨。隴西上郡平涼皆旱。荒恐為大同之續。與其賑恤於已傷。孰若蠲除於未病。又有異者。身為秦令。而隔河買臨晉之小兒。閹為火者。以充僮豎。至割死一人。豈非自陝

以西別一世界乎。誠欲正朝廷以正百官。當以激濁揚清為第一義。而其本在於養廉。故先以俸祿一議附覽。然此今日所必不行。留以俟之可耳。說經之外。所論著大抵如此。世有孟子。或以之勸齊梁。我則終於韞匱而已。

又

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於四方。意非不美。而西方州縣以此為苦。憲檄一到。即報無書。所以然者。正緣借端派取解費。時事人情。大抵如此。竊意此番纂述。止可以即報為本。粗具草稿。以待後人。如劉昫之舊唐書可也。唐武宗以後無實錄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板。自

此以前。並是寫本。而中秘所收。乃出涿州之獻。豈無意為增損者乎。訪問士大夫家。有當時舊鈔。以俸薪別購一部。擇其大關目處。略一對勘。便可知矣。吾自少時。先王父朝夕與一二執友談論。趨庭拱聽。頗識根源。但年老未免遺忘。而手澤亦多散軼。史稿之成。猶可辯其涇渭。今日作書。正是劉昫之比。而諸公多引洪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諸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而就。故舛謬特多。如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一人作兩傳。幾不知數馬足。何暇問其驪黃牝牡耶。然此漢人作蒙古人傳。今日漢人作漢人傳。定不至此。亦有如谷林蒼以張延登張華東為兩人者惟是奏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並存。而自外所聞。別用傳疑之例。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論。卻是家庭私語。不可告人。以滋好事之騰口也。

與潘次耕書

大家續孟堅之作。頗有同心。巨源告延祖之言。實為邪說。展讀來札。為之愴然。吾昔年所蓄史事之書。並為令兄取去。令兄亡後。書既無存。吾亦不談此事。久客北方。後生晚輩。益無曉習。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談舊事。十七年不見舊書。衰耄遺忘。少年所聞。十不記其一。二。又當年牛李洛蜀之事。殊難置喙。退而修經典之業。假年學。易庶無大過。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論朝廷之政也。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諸良友者。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為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自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錄。尚在吾弟處。看完仍付來。此不過邸報之二三也。

答徐甥公肅書

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即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嵯略。然憂患之餘。重以老耄。不談此事已三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千本。悉為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札。惓惓勉以一代文獻。衰朽詎足副此。既叨下問。觀書柱史。無妨往還。正未知絳人甲子。郊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諭旨。烹宏羊之論。屢見于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日下。三風不儆。六逆彌臻。以今所睹。國維人表。視昔十不得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

從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鄰之謨，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者，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為千秋金鏡之獻也。關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尚煩戎略。飛芻輓粟，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營千里，于是強者鹿鉞，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投河併村而張旂，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瀝餐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即魚潛之非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麥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託於魯儒，維此哲人，庶興哀於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嘆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謠，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騁，所望隨時示以音問，不悉。

與史館諸君書

視草北門，紬書東觀，一代文獻，屬之鉅公，幸甚幸甚。列女之傳，舊史不遺，伏念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訓子，及家世名諱，並載張元長先生傳中。崇禎九年，巡按御史王公_{一具}題奉旨旌表。乙酉之夏，先妣時年六十，避兵於常熟縣之語濂涇，謂不孝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及聞兩京皆破，絕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於寓室之內。寢遺命，炎武讀書隱居，無仕二姓。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沾襟也。當日間關戎馬，越大祥之後，乃得合葬於先考文學之兆。今將樹一石坊於墓上，藉旌門之典，為表墓之榮，而適當修史之時，又得諸公以卓識宏才，膺筆削之任，共姬之葬，特志於春秋，漆室之言，獨傳於中壘，不無望於闡幽之

筆也。炎武年近七旬。旦暮入地。自度無可以揚名顯親。敢憑陳哀懇。冀採數語。存之簡編。則沒世之榮。施即千載之風教矣。

規友人納妾書

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炎武年五十九。未有斷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診脉。云尚可得子。勸令置妾。遂於靜樂買之。不一二年而眾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姪議定。即出而嫁之。嘗與張稷若言青主之為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為君子者乎。愚無以應也。又少時與楊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亡後。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買妾二人。三五年間。目遂不能見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夭。亡究同於伯道。此在無子之人。猶當以為戒。而況有子有孫。又有曾孫者乎。有曾孫而復買妾。以理言之。則當謂之不祥。以事言之。則朱子斗詩有所謂好人歎者。即西安府人殷鑒不遠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于弟。有目疾同于子常。有曾孫同于西安之好人。故舉此為規。未知其有當否。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老年多暇。追憶曩遊。未登弱冠之年。即與斯文之會。隨厨俊之後塵。步楊班之逸躡。人推月旦。家擅雕龍。此一時也已。而山嶽崩頽。江湖沸滑。酸棗之陳詞慷慨。尚記臧洪。睢陽之斷指淋漓。

最傷南入。重泉雖隔。方寸無睜。此又一時也。已而奴隸鴟張。親朋瀾倒。或有聞死灰之語。流涕而省韓安。覽窮鳥之文。撫心而明趙壹。終憑公論。得脫危機。此又一時也。凡此三者之人。騎箕化鶴。多不可追。哲嗣聞孫。往往而在。此即擔簦戴笠。陌路相逢。猶且為之歛殷勤。陳風昔。班荆鄭國之野。賞酒黃公之壚。而况吾甥欲以郡中之園。為吾寓舍。尋往時之息壤。不乏同盟。坐今日之臯比。難辭後學。使雞黍茂。與乾餼以愆。既乖良友之情。彌失故人之望。且吾今居闕華。每年日用。約費百金。若至吳門。便須五倍。吾甥能為辦之否乎。又或謂廣廈之歡。可以大庇寒士。九里之潤。亦當施及吾儕。而曰吾爾皆同聲氣。同患難之人。爾有鼎貴之甥。可無挹注之誼。因弔覓菟。見彈求鷄。有如退之詩所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者。吾甥復能副之否乎。雖復田文無忌。不可論之當今。假使元美天如。當必有以處此。而如其不然。則必以缺望之懷。更招多口之議。况山林晚暮。已成獨往之蹤。城市云為。終是狗人之學。然則吾今日之不來。非惟自適。亦所以善為吾甥地也。

答湯荆峴書

兩函併至。深感注存。足下有子產博物之能。子政多聞之敏。而下問及於愚耄。不知臣精銷亡少時所聞。十不記其二三矣。聞之前輩老先生曰。太祖實錄。凡三修。一修於建文之時。則其書已焚。不存於世矣。再修於永樂之初。則昔時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書。而汴水滔天之後。遂不可問。今史歲所存。及士大夫家諱實錄之名。而改為聖政記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

所不同者大抵為靖難一事如棄大寧而并建立之制及一切邊事書之甚略是也至於潁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終則初修必已諱之矣聞之先人曰實錄中附傳於卒之下者正也不係卒而別見者變也當日史臣之微意也王元美先生作信國公詩曰所以恩澤終潁宋乃反是蓋謂二公之不得其死而不可謂之誅且以漢事言之武帝之於劉屈氂謂之誅可也成帝之於翟方進謂之誅不可也是史臣之所以微之也今觀卒後恩典之有無隆殺則舉一隅而三可反矣至於即主位之月日當如來諭以實錄為正耳自萬厯以還是非之塗樊然散亂姑以目所嘗見之書其刻本則如辛亥京察記事違事實錄王在清流摘鏡王僚菴野鈔同時尚論錄二書並藥懋書薛德鑒鈔本則如酌中志劉慟餘雜記史之類皆不可闕而遽數之不能終也蒐羅之博裁斷之精是在大君子而已

與李中孚書

衰疾漸侵行須扶杖南歸尚未可期久居秦晉日用不過君平百錢皆取辦囊橐未嘗求人過江而南費須五倍舟車所歷來往六千求人則喪已不求則不達以此徘徊未果華令遲君謀為朱子祠堂卜於雲臺觀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四十金佐之七月四日買地十日開土中秋後即百堵皆作然堂廬門垣備制而已不欲再起書院惟祠中用主像遵足下前諭主題曰太師徽國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敢祈足下考訂明確示之太夫人祠已建立否委作記文豈敢固辭以自外於知己顧念先妣以貞孝受旌項使舍姪於墓旁建一小祠尚未得立

日夜痛心。若使不立母祠而為足下之母作祠文。是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矣。足下亦何取其
人乎。貴地高人逸士甚不乏人。似不須弟。若謂非弟不可。則時乎有待。必鄙願已就。方可泚筆
耳。

與王山史書

朱子祠堂之舉。適有機緣。今同令弟及諸君相視形勢。定於觀北三泉之右。擇平敞之地。二水
合流之所。建立一堡。止用地四五畝。繚以周垣。引泉環之。并通流堂下。前為石坊。列植松柏。內
住居民三四家守之。雖所費不訾。但有百金。即便興工。不患無助。春仲弟自來視工。望作一家
報。凡擇地委人。一切託之令弟。允塞仍移書報弟。速為措辦可也。

與施愚山書

理學之傳。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獨以為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
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
之語錄。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論語。聖人之語錄也。舍聖人之語錄。而從事於後儒。此
之謂不知本矣。高明以為然乎。近來刊落枝葉。不作詩文。敬拜佳篇。未得訓和。而音學五書之
刻。其功在於注毛詩與周易。今但以為詩家不朽之書。則未矣。刊改未定。作一書與力臣。先印
詩經并廣韻奉送。有使人可往取之。

答汪茗文書

遠惠手書。獎挹過甚。殊增悚愧。至於憫禮教之廢壞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書。返百王之季俗而躋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然斯事之難。朱子嘗欲為之而未就矣。况又在四五百年之後乎。弟少習舉業。多用力於四經。而三禮未之考究。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方欲討論。而多歷憂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難購書籍。遂於此經未有所得。而所見有濟陽張君。授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稱許也。向見五服異同之書。已相歎服。竊意出處升沈。自有定見。如得殫數年之精力。以三禮為經。而取古今之變附於其下。為之論斷。以待後王以惠來學。豈非今日之大幸乎。弟方纂錄易解。程朱各自為書。以正大全之謬。而桑榆之年。未卜能成與否。不敢虛期許之意。而仍以望之君子也。

與戴楓仲書

大難初平。宜反己自治。以為善後之計。昔傳說之告高宗曰。惟干戈省厥躬。而夫子之繫易也。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左傳載夫子之言曰。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苟能省察此心。使克伐怨欲之情不萌於中。而順事恕施。以至於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矣。以向者橫逆之來。為他山之石。是張子所謂玉女於成者也。至於臧否人物之論。甚足以招尤而損德。自顧其人能如許子將。方可操汝南之月旦。然猶一郡而已。未敢及乎天下也。不務反己而好評人。此今之君子所

以終身不可與適道不為吾友願之也

與李星來書

今春薦剡幾徧詞壇雖龍性之難馴亦魚潛之孔炤乃申屠之跡竟得超然叔夜之書安於不作此則晚年福事關中三友山史辭病不獲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別中孚至以死自誓而後得免視老夫為天際之冥鴻矣此中山水絕佳同志之侶多欲相留避世愚謂與漢羌烽火但隔一山彼謂三十年來在在築堡一縣之境多至千餘人自為守敵難徧攻此他省之所無即天下有變而秦獨完矣未知然否

答李紫瀾書

常數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前讀大教謬相推許而不知弟此來關右不干當事不立壇宇不招門徒四方之人或以為迂或以為是而同志之李君中孚遂為上官逼迫身至近郊至卧操白刃誓欲自裁關中諸君有以巨遊故事言之當事得為謝病放歸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真所謂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為累一至於斯可以廢然返矣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何歟曰君子所求者沒世之名今人所求者當世之名當世之名沒則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難寤歟城郭溝池以為固甲兵以為防米粟芻茭以為守三代以來王者之所不廢自宋太祖懲五季之亂一舉而盡撤之於是風塵乍起而天下無完邑矣我不能守賊亦不能據而推埋攻剽之徒乃盡保於山中於是四皓之商顏劉阮之

天姥。凡昔日兵革之所不經。高真之所託跡者。無不為戎數盜區。故避世之難。未有甚於今日。推原其故而藝祖韓王有不得辭其咎者矣。讀書論世而不及此。豈得為開拓萬古之心胸者乎。

答曾庭聞書

南徐一別三十六年。足下高論王霸。屈跡泥塗。讀嚴武隗囂之句。未嘗不為之三歎。弟白首窮經。使天假之年。不過一伏生而已。何敢望騏驥之後塵。而希千里之步。然以用世之才如君者。而猶淪落不偶。况硜鄙如弟。率彼曠野。死於道塗。固其宜也。奚足辱君子勤勤之問乎。宣尼有言。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今之人情。則異乎是。即有敬叔之車。而李孟之流。不問杏壇之字。然一生所著之書。頗有足以啟後王而垂來學者。日知錄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愜意。音學五書四十卷。今方付之剞劂。其梨棗之工。悉出於先人之所遺。故國之餘澤。而未嘗取諸人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君年未老。努力加餐。

復陳謫公書

山史西來。得接賜札。並讀并記一門盡節。風教凜然。誠彤管之希聞。中壘所未記者矣。弟久客四方。年垂七十。形容枯槁。志業衰隳。方且逃名寂寞之鄉。混跡漁樵之侶。不改效百泉二曲。為講學授徒之事。亦烏有所謂門牆者乎。若乃過汝南而交孟博。至高密而訪康成。則當世之通人偉士。自結髮以來。奉為師友者。蓋不乏人。而未敢存門戶方隅之見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

不已。又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則君子所以持已於末流，接人於廣坐者，必有不求異而亦不苟同者矣。辱承來教，實獲我心。率此報謝。

復張又南書

華下有晦翁舊事，歷五百餘年，始得山史為之表章。又十二年，而炎武重遊至此，乃今不瓶，更待何人？今移買山之資，先作建祠之舉。若改歲之初，旌騶至止，當於華下奉迎白石清泉，共談中懷，慰二載之潤涸。訂千秋之大業，幸甚幸甚。至鄙人僑居之計，且為後圖，而其在此亦非敢擁子厚之臯比，坐季長之絳帳，倘逃聽不察，以為自立壇坫，欲以奔走天下之人，則東林覆轍，目所親見，有斷斷不為者耳。

與三姪書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為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為饗飮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今年三月，乘道塗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峭面觀伊雒，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土飢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不能久留於外也。

與楊雪臣